

洞头村遭灾了！村庄被洪水淹了，状况惨不忍睹。我们一行十六个人是乘高铁从北京到

会唱歌的村庄

吴霜

郑州，再坐车约一小时赶到村里的。当时是晚上，还看不清村里的情况，第二天才是我们活动的时

去年，我们家的龟龟小桃子接连生病，我们和兽医一起，合力把她从生死边缘硬拉了回来。她现在每天生活得非常惬意，早上晒晒太阳，在家中各个房间走动，我们笑她像个首长，到我们家视察来了；晚上吃点虾子、带子、水果；天尚未黑透便躲进自己的小窝里，酣然入睡了，舒适无比。

小桃妹

王文敏

但她之前病得太严重了，全家人都有了心理阴影，其中以我的面积最大。在带着她求医、看病、打针、熏药这一无比艰辛的过程中，我已经从心底里把她当作了我的孩子，她的名字“小桃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我改成了“小桃妹”，像个软萌的小女孩的名字。

小桃妹的身体好了很久，我依然会从梦中惊醒，不是梦见她又病了，就是失踪了，急得我跳上一跃而起，奔向小桃子的小窝边，看她四爪摊开，小头歪着，像个小婴儿般沉沉地睡着，才略略放心。然而，过不了多久，又会做同样的梦。

偶尔家人已经喂过她食物，忘了告诉我，我以为她又不吃饭了，那是她生病的前兆，心便狂跳起来。为了小桃妹的健康着想，我和家人商量，由我一个人来照顾她，因为不同的人给她喂食和清理，掌握不了她的进食量以及排泄量，万一她又生病了，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就糟了。家人虽然都很想照顾她，但也觉得我的想法合理，就都同意了。

早上我很早起身，给她泡半小时温水，然后把她抱出来，放在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才出门工作。晚上由我亲手准备她的晚餐，把虾和带子清洗干净，切成小段，那是她的主食，也是她的最爱。虽然兽医说龟龟不能吃水果，但葡萄曾经治过小桃妹的便秘，算是救过她的命，一日不可少；她嗜甜，再加上没有牙齿，喜欢一些软烂香甜的水果，如木瓜、芒果、奇异果等，就搭配着葡萄轮流给她吃，看得出，她吃到这些香甜的水果，很是开心。

医生说什么当然重要，但开心更重要，人如此，龟宝也一样。

小桃妹吃饭的时候，我还得做兼职摄影师，拍下她灵活矫健的身影，然后发送给外地的亲人们，因为我对小桃妹的喜爱，他们也爱上了她，觉得她就是我们家的一小孩儿，常常问起她，我便把她吃饭时生龙活虎的样子发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她一切安好。

周末我会熬夜赶点工作，早上起来得就比较迟，家人都知道我这一作息，走路说话都轻轻的。小桃妹可不管，她想泡澡，就会跑来我的房门口，用头敲门，想叫醒我。我出门的时候，会跟小桃妹说：“我出去了，你在家乖乖的。”回来的时候，也会跑到她身边看看她，告诉她我回来了，她总是动也不动，没有任何回应，也不知道她听得懂了吗？但每次喂完食物，我会开玩笑地对她说：“来，跟妈亲一个！”这时候，她一准会从水中伸出头来，并且闭上眼睛……那一刻，我觉得，她听得懂我说的话，至少，这一句，她是懂的。

姓董，他是村主任兼书记，个头不高，大约六十岁了，脸上有纵横的皱纹，但是他的笑容憨厚，眼神里充满与时俱进的智慧。他善谈，用他的浓重的河南当地口音讲起过去讲起今后的计划语速很快滔滔不绝。不大的村委会，几间不大的屋子，光线不是很好，但是温暖、紧凑，圆桌上摆着有当地特色的食品，有切成一角一角的厚厚的发面饼，还有当年的新麦蒸的雪白的馒头。我夸了一句，我最喜欢这个大馒头！走的时候他们给我装了满满一大塑料袋的白馒头。

洞头村是一个有名的村庄，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号——会唱歌的村庄。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谁知道，上任没多久的小董会遇上几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呢？今年7月下旬，炎热的夏季，那一场多少年都没见过的暴雨从天而降，也不知道这天公是受了什么样的委屈要哭成那个样子。我们都听说了郑州地铁上发生的事，水竟然漫进了车厢里，电停了，车厢里是漆黑一片，人们站在座椅上面，尽量把头向上伸，如果水位再升高……

她一上车便选择立在车门旁角落，周边无人。一米六五左右，身材适中，法式微卷栗色短发，浅杏色真丝衬衫，象牙白褶皱A字型过膝长裙，象牙白中跟浅口羊皮鞋，手拎米色贝壳包。这款包看似不大，功能不小，手机、钥匙、纸巾、太阳镜、胸卡、折叠遮阳伞、丝巾等皆可容纳。她没有选择时下流行的斜挎小坤包，加之衣着和发型，猜她是职业女性，35岁至55岁之间。现在的女性，小姐姐？姐姐？凭外表很难准确测出年龄。

她面壁而立背对乘客。看不到她的表情，她的背是挺直的。随着列车向前疾驰，她肩部下沉，人放松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的头轻轻垂下抵在车身上，又微仰。她抬起手臂，从包包里取出一样东西，她在擦眼睛，那是一方浅鹅黄色的手帕。她怎么了？工作上遇到了难处？家里“神兽”难以应对？感情上遇到麻烦？老人健康出现状况？还是自己身体亮了红灯？

两站路驶过，她将手帕放回包内，吸了一口气，双肩向后延展。车停，门开，她抬起头，走出去。

那边车门旁是一对年轻情侣。女孩一米六多一点，身材苗条，浅粉色收腰棉质连衣裙，香檳色垂肩直发，纤细的左手腕一圈红绳上缀着三颗小金珠。她自上车便一直看着手机。身边的男孩一米八十多，浅棕色头发微卷，米色纯棉T恤，枯玫瑰色纯棉及膝短裤，这个颜色不多见，男孩子身上更鲜见，穿在他身上毫无违和感，更衬得他整个人清爽白净柔和。列车加速，车身微晃，男孩右肩靠在扶手上，手里拎着一个米色长带小方皮包——

六多一点，身材苗条，浅粉色收腰棉质连衣裙，香檳色垂肩直发，纤细的左手腕一圈红绳上缀着三颗小金珠。她自上车便一直看着手机。身边的男孩一米八十多，浅棕色头发微卷，米色纯棉T恤，枯玫瑰色纯棉及膝短裤，这个颜色不多见，男孩子身上更鲜见，穿在他身上毫无违和感，更衬得他整个人清爽白净柔和。列车加速，车身微晃，男孩右肩靠在扶手上，手里拎着一个米色长带小方皮包——

那一刻，忽然想起电视剧《一生一世》里的男主角为女朋友拿包斜挎在自己身上憨拙可爱的样子。28岁的化学教授周生辰，人品、才学、颜值、能力、情怀都在线，对家人付出，对爱人专一深情，播放时弹幕频频：周生辰，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狐狸和猴子

野兽大集会时，猴子跳起舞来，身段之灵活，舞姿之优美，受到大家一致的称赞，大家就选猴子做大王。

狐狸很嫉妒，看见捉野兽的夹子里放着一块肉，就把猴子骗到那里去，说是它发现了这块肉，应该归大王所有，所以一直看守着，不让其他弟兄们来吃。狐狸对猴子说，现在您快去拿来吃吧。

猴子听到狐狸这样说，就高高兴兴地跑去取肉，一下子给夹住了手臂，痛得哇哇叫。猴子恨得咬牙切齿骂狐狸陷害它。狐狸讥笑说，你这个呆猴子，看你这副傻样，还配做咱们的王吗？

猴子忍住痛问狐狸：那么你倒说说看，怎样才配做王呢？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新伊索寓言

徐慧芬

这个嘛，起码要具备两点：一是做王的手不能伸得太长。你没听说过这话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就是这个道理。第二嘛，就是要警惕像我这样为了自己的目的，专门说甜言蜜语讨好你吹捧你，给你下套的物种。狐狸眯起眼睛，一副为人师者的模样。

我们的斧头

甲和乙一道走在路上，发现路边有一把斧头。甲对乙说，我们得到了一把斧头。说着，把斧头捡了起来，捏在手上。乙说：“请你不要说‘我们得到了’，还是说‘我得到了’吧！”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了一会儿，丢失斧头的人追上他们，把斧头要了回去。原来手里拿着斧头的甲说：“我们又失去了那把斧头。”乙说：“你还是不要说我们失去了那把斧头，你应该说，‘我失去了那把斧头’吧。因为你捡起那把斧头时，我就没有把它当作我们两人共同的东西。”

乙又说，明明是你得到了，又失去了，我既没有得到，也就无所谓失去，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你总要说我们我们的，把我扯进来呢？甲说，唉，你还不不懂这个道理吗？因为我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所以许多事情，你即使不参与，别人也会把我们俩搅在一起的。所以我刚才就干脆用了“我们”而不说“我”，这也算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吧。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那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他们的合唱团总是用歌唱来展示自己的心情，他们上过电视节目，受过表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塑造着自己的家园，在村子的地面上建造了一个设备新颖的剧院，去年，讲述了一点简单的歌唱知识，我记得台上的男女老少眼中闪烁着渴望和期待，听我告诉他们合声和齐声有什么不同，我说单音的齐声就像一根扁担，插在土地上，立着，但是不够稳定；而合声的歌唱就像是一张桌子有四条腿，稳定，平衡，不会轻易倒塌。乡亲们应该听懂了，因为他们由衷地点头、鼓掌。那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家园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活在希望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会在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走到更高更富裕的高度。那一次，我还认识了他们新任的村主任，小董，一个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是老董的儿子。毕业之后没有到城里找工作，而是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了洞头村，接父亲的班，老董退到后台，小董就上台了。



童年

(丙烯画)

余盛君

十点半的地铁

嘉木

女孩的，左臂迅速抬起，环住女孩的肩，用手把女孩的头轻轻拢到自己胸前。女孩微倾身体依着他，仍然没有抬头，兀自看着手机。二人没有眼神或言语交流，却给人默契之感。

这一刻，忽然想起电视剧《一生一世》里的男主角为女朋友拿包斜挎在自己身上憨拙可爱的样子。28岁的化学教授周生辰，人品、才学、颜值、能力、情怀都在线，对家人付出，对爱人专一深情，播放时弹幕频频：周生辰，

人间理想，世间难觅。地铁上，这一对情侣，男孩子自然呵护，女孩子安之若素，便是一对人间美好。你会说：仅凭这一段地铁偶遇，如何便如此断言？为什么不呢？生活总会有一地鸡毛。忙碌一天，晚归，看着这一对璧人，相信爱情美好，相信岁月可以静好，有何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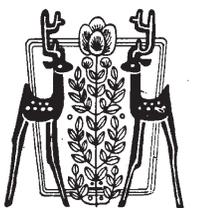
时针指向10:30。“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矮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耳机里，李健在低吟浅唱。车厢内，有人闭目养神，有人刷着手机，有人戴耳麦在打游戏，有人望向天花板发着呆，有人看书，有人眉头紧皱想着什么，有人睡得香张大了嘴……

到了，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来来往往，书写着各自的故事……

十日谈

公共交通众生相

公共交通工具上的难忘景象，请看日本栏。



夜光杯